

苹果文丛

纸風景

ZHI
FENGJING

刘 恪◎著

小说虽然描写的是日常经验和记忆根部的生活故事，却饶有深度地切入人性深处的感受与体验。

苹果文丛

纸風景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风景 / 刘恪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3. 6

(苹果文丛)

ISBN 978-7-5468-0561-0

I. ①纸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8827号

纸风景

(苹果文丛)

刘 恪 著

责任编辑: 王 倩

封面设计: 三合设计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hwy@duzhe.cn

本社博客 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unhuangwy>

本社微博 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76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5 000

ISBN 978-7-5468-0561-0

定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序 言

这些小说跨度 20 多年，大体写于宜昌、北京、岳阳三地，绝大多数写在北京。因此可以理解为回忆性写作，回忆性写作一般是经验的。经验写作决定了可读性。讲究可读性强是我早期创作小说的特点，一般说受生活故事的牵引，是有感而发的，可见故事也会带上那个时代的痕迹。过去的 20 世纪是人类的一块伤心地，那些经过了理性梳理的人与事非常感性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特征，用威廉斯的话说，特定时代人的感觉结构。这种感觉结构我认为大的波动与迁移均以十年为一个周期。回首看来，三十年前的我还是那般清纯靓丽，是一种理想铸就的愉快，那真是媳妇的美好时代。同时也看得出来，我早期便追求一种美文写作的姿态，人物无论苦乐形象都是鲜明的，风景也是与人物的美好相统一的。诗意化的美文是我一生的追求。

新世纪小说也许写得非常成熟了，更加讲究文体的独特性，理性思索也更深入，几乎可以全部划到批判理论中去。这种成熟几乎都是以牺牲清纯为代价的。作为年轻一代，我们还是应该让读者看到更多的快乐和美好。为了体现一种个人的印迹，我精心选取了三四篇不同特色的小说，让读者看到我写作的不同面目。同时也表明我的写作由经验回忆转向想象虚拟。最近 20 年是人类经验大量毁灭的时代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，更多的是反经验的写作。也就是说小说完全是想象的产物。注意这是一种想象的异端，而非传统的想象。传统写作也用想象，但那种想象是补充，即人性与心灵的一种扩展。今天的想象是异化了的，走向零散、怪异、拼贴。想象更多的是理念的，是挤压的，破碎的。相对于传统想象，今天的想象带有反人性、反心灵的因素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大量的先锋写作之中。

我这一生混迹于四种形态的工作，15 岁开始教书，20 多岁做编辑，30

岁开始写作，50岁开始理论研究。著述有600多万字，这是我的第19本书。很惭愧我不会写童话，不能为青少年提供儿童文学，这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快乐的童年。13岁初中那年我拥有一本精装的安徒生童话，每次读完便悄悄地藏在床褥底下，结果被同学偷跑了，从此割断了和儿童文学的联系。因此我非常珍惜童年，热爱少年，更希望年轻的一代更加幸福愉快。近十年来我特别注重发掘和培养青年作家，也许正是弥补我青年期的遗憾。是以为序言。

刘恪

2011年10月30日 河南大学

目 录

纸风景	1
阳光女孩	16
没有红豆树	32
襄河雨妹子	42
凯镇长	54
猫头鹰飞过城市	71
门后黄昏	85
美女寨风情	94
美女寨纪事	107
美女寨佳话	121
美女寨民俗	137
制 度	151
博物馆	164
考古学	180

纸风景

柳芳和邵新文同居了一年，还没办结婚证。

柳芳的女友们都说，你怎会喜欢新文这样的烂崽？柳芳和新文的认识应该说是歪打正着。在小羊胡同口，有一家煎饼店生意极好，早点晚餐都会有人排队。那天傍晚柳芳懒得做饭，去买煎饼，她前面有几个人插队，柳芳嘀咕，这么大的人，自觉点，人家老太太都排队呢。那些人不自觉只管挤，后面有一个人大嗓门，哥们儿，不地道，都是有事的人，排队，排队，要不我也乱套把这摊子掀了，大伙都别吃。这一嚷，那几个人都排到队尾去了。柳芳回头一望，冲背后那呼喊的人微笑了一下，依旧等候煎饼。突然，她觉得背后的人总拢着她，有一种接触的感觉，便挪出半边身体。没想到那人还是挨着，柳芳回瞥一眼，不高兴了。

那人佯装不知。在柳芳接近饼摊时，他几乎是贴着柳芳的。柳芳回头轻声地说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那人把头靠近小声地说，姑娘，你的屁股真好，又翘又圆。

柳芳举着煎饼想骂人。那人说，别闹，这么多人，待会儿在胡同里没人，你爱怎么骂，便怎么骂，慥慥，你的饼快掉下来了。面对这种油嘴滑舌的人，柳芳没辙了。

也怪，夜里躺在床上，那句“你的屁股真好，又翘又圆”，像长了钉子样扎在心里了，不断出现在她耳边。第二天，柳芳在街上意识到屁股，不自觉地摸了摸，自己也觉得大。

再次碰到那个男人便觉得有些异样，有一种既排斥又亲切的感觉。接触了一两次便有了你来我往，知道他叫邵新文，住在宣武区，职业不固

定，喜欢做大事。他和一帮哥们儿一块玩麻将，输赢一次都是万儿八千的，一根钓鱼竿儿也好几千元，柳芳才第一次知道钓鱼也是高消费。他有时和几个朋党酒喝高了，便闹事儿。

认识柳芳以后，他还办了几件不寻常的事：在顺义那边办了个养鸡场，没想鸡到下蛋的时候，一场鸡瘟让他赔个精光。没多久，他又和几个哥们去承包旅游景点，收入还算不错，由于履行合同的矛盾，同旅游管理局打官司，挣的钱又赔进去了。没办法了，他买了辆中巴车在城乡结合部拉私客，全钻大公交车的空子，不料也混得不错。钱在他那儿就像手指上的弹子，扑通扑通地乱跳。那种天天数钱的日子，虽然很累但很充实。就在年前的秋天，晚上10时多收车，新文把空车开到郊外的山湾，在空车上把柳芳“干”了。柳芳觉得这是迟早的事儿，便顺理成章地和他同居，租的是西单北大街的房。柳芳和邵新文就这样在闹市中心，开始了他们的新同居时代。

新同居时代

在大都市，私人中巴生意还是很好的。邵新文经常遇上麻烦，例如公交、税务，有时也遇上一些无理取闹的顾客，邵新文觉得很累，一点也不自由，又把车卖了，换了一辆“夏利”出租车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几乎连饭钱也没挣回来。邵新文的这种散漫，让柳芳一点儿安全感也没有。女友惠芷说，要拢住男人，仅有家庭还不够，必须有孩子，孩子不仅连接女人的心，还连接男人的责任。

于是，柳芳力图把邵新文拉回到正常的家庭轨道来。

柳芳自己学着下厨房做饭菜，布置好室内的环境。过了春天，人的情绪饱满，有一股叫欲望的东西向外涌。晚上新文收车回家，她为新文扒了衣服，推到洗手间，帮他搓背洗澡，给他从头到脚都收拾干净。然后下厨为他做好三菜一汤，摆在餐桌上，又拿出两瓶啤酒。新文吃菜喝酒的样子很满足，于是伸手拍拍她的头，芳芳，女人真是个好东西。还用手指捻捻柳芳的脸，一种细柔滑腻让新文的拇指肚很久都感到舒服愉快。柳芳知道司机在车上坐了一天，腰腿很累，便让新文趴在沙发上给他做腰背按摩，

摩挲着新文结实的肉体，新文便反手在柳芳的大腿上旅行，一会儿手钻到小腹，顺着胯骨往下摸索。

柳芳按摩也没什么技术，只是瞎捏，肩腰处偶尔用手臂压压，她趴在他背上，让乳房贴在他两个肩膀上，晃动身体，她觉得胸口有实体感，有力量。刚刚沐浴之后有一种香水气息，香泽在鼻息里润滑，弥散开时像障眼的雾，在印堂和眼眶都有些麻酥喷散，从中心喷至太阳穴两侧，顶部有开花的幻觉。她摸到了他腰下那份挺拔，充实而有点激动，头脸有一种吮吸的愿望，喝茶或噙着瓶颈，反复啰唆地做一些细碎的动作，让新文柔和的身体渐渐变得充实坚挺。在这个火候，新文明显地发出要求，柳芳便把衣服脱了，坐在新文的腹上，回过头去和新文接吻。

新文接吻时，头脸还侧在电视上。柳芳嗔他，看你，做这事还不专心。新文突然耸耸鼻子，仿佛嗅到某种气味，不高兴了，以后晚上不许做饭，一股油烟味儿，还有什么味儿，你看闹得我心里直想吐。

不会，月经很干净的，我还喷过香味的洁尔阴。这段时间也没感冒，又没吃什么膻腥味的东西，要不我去洗个澡。

柳芳翘着屁股离开沙发，她用短裤给新文的下体擦了擦，去了洗手间，洗洗涮涮地一身香泡沫，这时新文也进来，在芳芳身上搓洗。他们偶尔也在浴室里做爱。新文并不着急，抱着一身水淋淋的芳芳又放在沙发上。电视里放着《新神雕侠侣》，屏幕的银光一闪一亮地映在新文脸上，他看得很有兴味，而身体却在芳芳身上滑动。芳芳看几眼屏幕，故事一点儿也没进脑子，倒是那些打斗的超重低音震得脑子嗡嗡的。她忽然觉得这性爱不是他们自己的事，仅是别人的玩闹，新文把它和一切吃喝玩乐等同；柳芳做不到，这种动心动情的事，怎么能像操着茶壶注水似的呢？

她有些委屈，但还是对新文抱了一些美好的幻想。

新文，咱们结婚吧，你看老悬着不是事儿。

哦，随便，这不挺好吗？女人就是麻烦，尽想一些不实际的事，什么脸面啦，名分啦，能当饭吃？

不结婚，我们怎么要宝宝？新文，我想给你生一个儿子。

这一下，新文精力集中了。你疯了，我们才20多岁，要个孩子干吗？给你一根杆儿还真爬，登鼻上脸不是。我是不会要孩子的，去，到电视抽

斗拿一个避孕套来。

新文这么劈头盖脸地给柳芳泼一盆冰水。一下子，她所有的欲望都没了，瘫坐在沙发的另一头，悄悄地啜泣。

邵新文气呼呼地套上衣服，这娘儿们，真败兴！跑到卧室摸索了一阵，出来，横过厅房，出了门，啪的一声，把一种空寂与落魄全关在屋内。

空巢

柳芳感到自己是海上漂着的一叶孤帆，没有停泊的岸沿，也没有希望的海岛。她从沙发上起来清理屋子，收拾碗筷，然后打开电视，花花绿绿全然看不进脑子里，她打电话，刚好几个女友都去过夜生活了。

这是一个无人倾诉的夜晚，孤单是一件衣服紧紧地裹着她，她理解孤独只是需要时候的无可救助，一种心灵的碎片。她下了楼在大街上行走，这种店面，那个铺子，街上人群熙熙攘攘，在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下，似乎在寻找一种东西：孤独。繁华都市的夜空，孤独并不指你身边人群的缺失，每个人都有父母，家室，子女，还有朋友，可静静地一想，他们似乎都和你没有关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，没人会理解你的内心。

人生便是在漫长的路上行走，走累了便会找个地方坐坐。柳芳在街边的一个小馆子门边掀着帘子进去，有许多人，热气腾腾，都是一些朦胧恍惚的人，那些脸面大同小异，好像很熟悉，仔细一看又都不认识。都市里原来都是熟悉的陌生人，孤独也就是这样的人。柳芳想退出来。瞥一眼发现临窗的那个男人，托着下巴，独对窗外朦胧的夜色，她心动了一下，他也是一副忧郁孤独的样子，同自己一样。她匆匆地走过去，坐在那人的侧面。那个男人的脸一直没动，忧郁，愁闷，软弱，孤单，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无声语言的联系，她希望男人侧头过望她一下，柳芳这时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梦幻状态，情绪有些游移不定。

又有一个人掀帘进来，从那人身边过，空桌上有些脏碗剩碟，菜汤在桌沿滴着。有人坐吗？进来的人问。那男人回望了一眼，不吱声，又盯着窗外，仅一瞬，那忧郁像是一只沉重的铅球，推开了又会滚来。进来的人

说了句，神经病，发什么呆？然后，坐在柳芳侧边的桌子和那喝酒的应答开了。跑堂的给那忧郁的男人送去一碗面，牛肉面。那男人脱了帽子开始低头吃面，柳芳一看，整个店里就他一人戴帽，现在还不特别冷，而且他一头好黑发，为什么戴帽呢？

那人吃面急切而响亮，碗内热气蒸了他一脸，他的手还不断地去扶持肩上挎的摄影包。柳芳悄悄地把一把空椅推过去，那人没抬头，把摄影包放在空椅上，一手护着，吃面弄得格外响，有啾啾拉拉的声音。柳芳这才想起晚上自己做了饭，可并没吃，这时肚子有点空，便要了点凉菜，花生，要了一听椰子汁，她以为能吃碗凉面什么的，喝了椰汁又觉得饱了，便慢慢地吃几颗花生。这时，店里人三三两两地往外走，空出了许多清静。那个男人吃完面，停了会儿，又端着碗，居然把那面汤也喝干净了。

结账时，男人在左边摸几枚硬币，右边掏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两手上下摸索，脑门还沁出星星点点的汗，在头发边际晶亮发光，看样子他是结不了账。柳芳在柜台边说，一块儿结吧，她给服务的收银员一张50元的大钞票。

最后，那男人打开帆布包，把相机也拿出来了，摸索半天也没能够凑上一碗面钱。他极不好意思地对柳芳说，谢谢。柳芳出了小馆子站在街口，那男人随后，他说，今天弄得挺狼狈的，下次，下次遇上了，我请客，姑娘贵姓？

没什么，我叫柳芳，哪个人还能不碰上急茬儿？你是个文化人，背个相机，啥时候也给我拍两张。柳芳只是随口一说，并不真想照相。她并不觉得自己帮了他。

没问题，我常给报纸、杂志做图片摄影，最近《健康与美容》杂志还约了我的摄影。说实话，女人应该把美丽留下来，是一个纪念，就像这大街的牌匾，门楣，胡同里的旧院，还有牌坊都应该留下来。有时不一定是留着美展，是保留一种文化。你的照片也不一定留着天天看，而是许多年后，对往事的一种回忆。你放心，不是我吹牛，我能给你把最美丽的东西留下来，要不，咱们约个时间？

不，不不，我说着玩儿。她没想到这男人挺能说，挨着一路走，五湖四海的都说，把刚才柳芳在酒馆看到的那个忧郁男人的孤独全部打碎了。

不过，瞎聊天后，柳芳心情好多了。回家时，新文还没有归窝。怕是又要和那帮朋友玩一夜麻将了。

生活也是赌博

新文一连几天都没出车，除了睡觉便是喝酒，每天弄得醉醺醺的，早晨起来躺在床上，两眼盯着天花板呆呆地。柳芳说，你要不出车，咱俩也可找地方去玩玩。

他翻了一下身子趴在床沿，认真地看着地板，手指在地板砖的缝上划来划去，两个指头捻一捻，用指甲楔入拇指向空中清脆一弹，铮，指甲泥飞上了天花板上的灯罩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真没意思。

转头新文用电话约哥们儿来打麻将。这样的日子天天重复着，柳芳真是非常累，她得为几个男人的嘴忙碌。这抽烟喝茶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，那些男人失败和胜利都喜欢喊喊叫叫，吵得柳芳一天到晚脑子昏昏沉沉的。柳芳说，新文，你把哥们儿带到别人家去打牌，我也清静一天两天的。放你娘的屁，哥们儿来是看得起我，告诉你，可不许给这帮朋友脸色看，得罪了我的朋友，我揍扁了你！

于是一天牌局开始。快乐时拿女人说说笑，上午大康是赢家，气足，高兴了给柳芳一两百块说，嫂子，我们吵烦了，这是茶水钱。而且讥讽小海，大男人，那么小气，不就输几个钱，又没输自家婆娘，犯得着嘟嘟囔囔的。

我那不入流的婆娘输了没啥，输了钱倒是让我心疼。

好嘞，我们今天赢了钱，换你们家女人。新文和对家两个起哄。我作证，小海，敢不敢？对家补一句。

小海把嘴里的烟一吐，有什么不敢？不过今天到底谁输谁赢还很难说，大康，把你老婆也押上，陪我一夜。

好，说定了，男子汉说话算数。怕你不成？新文说，我们以午夜12时为界，不许赖皮。

大康问，新文，若是你输了呢？小海说，那也得押上嫂子。大康说，也不知嫂子同意不？这时，柳芳端茶出来，大康望了柳芳一眼，我刚才什

么也没说。

公平，就这么定了。说话算数，新文头也没抬地说。

柳芳一听他们拿女人撒野，一生气便跑下楼了。在临近转了半天，过天桥到西卓赛特，又绕到中友百货。这些百货大楼真是女人的天堂，各种金银珠宝琳琅满目，精致华贵，光彩照人，女人用品一应俱全，不说那各色服装，单就各种款式的鞋都让人爱不释手。如今的鞋有几千元的，让人不可思议，难怪每个人都想做富人。

新都市每时每刻都在掀动人们发财的梦。

又是一个衰男人

不知为什么，柳芳又停在那家小酒馆门前。想进去，也许那个男人又在吃面条。不行，见到了又能怎么样？她在电话亭给惠芷打了个电话，惠芷说，我服装店忙，你没事便来帮我。柳芳不想和顾客讨价还价，双方心里都明白那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，而且还是帮别人赚钱。

她放下电话，也就失去了下一个目标，街上的道路是你哪儿都可以去，但哪儿都不是你的归宿。这时候，在胡同拐弯的地方，恰巧又遇上了那个男人。

我去那酒馆找过你好几次。

找我有事吗？她望着他暗淡的脸，眼光有些闪烁。

哦，只是想还你面钱，没啥。

就这，还值得找？柳芳盯着他，没别的意思。

做人得讲信义嘛，另外也想约你照几张照片。

那好，临冬了，找个下雪的日子。我喜欢雪景。

行，我们还是约在小酒馆见。我叫傅伟杰。

约好日子，却十天半月不见下雪。柳芳保持着雪中童话的期望。在等待中，她发现新文常匆匆忙忙地出门，不像去打麻将，有时又在家窝一两天，像躲在丛林的豹子，眼睛忽闪闪的，还有几次居然彻夜不回家。柳芳几次尾追，看新文是否又搞上女人了。柳芳几次试着问新文。干吗，管我的事，你吃饱了饭撑得慌？

柳芳说，我只想咱们过得像个家的样子。

你看你，这个家不挺好的？家具，电器，装修都是最好的。房子有了，你干嘛买衣服，首饰，你拉开柜子看看缺哪样？吃喝，花钱，你哪样缺过？女人的欲望就是没止境，不成还要我这个男人侍候你？新文一通话呛得柳芳哑口无言。这邵新文的本事是不务正业，但家里却从来没少钱花，隔不久总有一叠钱扔在柳芳面前，这是一个谜，让柳芳挺纳闷儿。

柳芳是新文用过的一件家具，闲着时便置于墙隅。柳芳渐渐有些绝望，便不再以新文为念，也常去找朋友聚会，晚上也去夜总会玩闹，跳舞。行为一自由，心境也开朗了。

终于到了下雪的日子。傅伟杰没有爽约，那天找她时戴了一顶小红帽，依旧背着帆布包，老远便向柳芳招手。

他先带柳芳去了郊区树林子，雪中的白杨高大修长，在树干之侧，柳芳又是一番风采，在有拱桥的地方照相，然后是找市里的老胡同，牌楼，特别是破旧的院门，影壁。

芳芳说，全照一些破旧的东西，好看吗？

只要有一样新东西，让那些破旧做你的陪衬。

傅伟杰不停地奔走转动，还不时地指导柳芳的动作，照相也是有技巧的，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女性镶在旧式的庭院，是一种强烈的反差组合，用胡同的暗色调突出你身上的亮色还有这雪，构成多层次的对比，我拍的镜头避免平视，拍出来的一定好看。待会儿，你全身着轩，在纯雪的背景里，只用黑与白，让头发不经意地垂几缕，配上风衣，那种飘逸也会动人的，照相全在光影效果。

柳芳在伟杰的絮叨中，觉出了男人的效果。傅伟杰是一个很体贴女人的男人，不像新文总是居高临下，和女人保持距离。她觉得心里很愉快，不停地在胡同，在雪地奔跑，抛雪球去打伟杰的小红帽。

这个城市每年都有大雪，特别是童年的时候，芳芳爱在院子里和胡同口堆雪人，玩游戏，用山楂果做雪人的眼睛，像红红的兔子眼。胡同里的男孩子把雪抹在她脖子上，她则捧两手雪揉在男孩子头发里，在大街上窜一天，也不累，那是一种单纯的欢乐，真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。长大了——一直觉得累，再没注意过雪地，今天和这个絮絮叨叨的男人一起重新抚摸

雪花，让她又觉出了几分雪的洁白与充实。

柳芳开始有点新的思考生活，外在的样式不是特别重要，关键是它要有一种品质。任何生活不论它另类与否，无论它变化了多少方式，最重要的是它合你的心意，你能感受到充实与快乐。

几天后，照片洗出来了，真是很好，是照相馆永远也拍不出来的。在这种古典的外景里，她有时娴静，有时活泼，她被自己的美丽迷住了。邵新文也看了照片，拿姿作态，累不累？照这么一堆，什么意思？办一个摄影展。

后来伟杰打电话来，说一家《健康》杂志登了她的照片，而且是封面人物。柳芳很难想象自己站在一家杂志封面，摆在那五颜六色的杂志摊上，和一些明星，大美人站在一起，有很多读者对她指指点点，于是她也成了公众人物了。

柳芳说，后天晚8时，我在缸瓦市烤鸭店请你客。你多带几本《健康》杂志，我要做个纪念。

在烧鸭店，他们如约相会，伟杰在一个僻静的右角坐着，面朝大门，柳芳一推玻璃门，掀开软帘，他就看见了，随后举起杂志，引得店内客人都张望。柳芳第一次感到受人注意与评点时全身性的紧张，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盯着她。哦，伟杰，挑喜欢吃的，点！她视线一直盯着杂志上的自己，很兴奋，摄影感觉不错，脸部醒目，身体有些曲致，视线仿佛是盯着镜头的，眼极亮，只要望一眼照片准会和相片中的人心灵沟通。翻开目录，封面摄影：傅伟杰。

柳芳家多少代人没上过杂志和报纸，她想，现在，自家那条胡同准是热热闹闹的了。

柳芳也喝了啤酒，吃菜时伟杰很腼腆，总要芳芳劝他。他抬头嘿嘿一乐，眼镜片上有白雾，他取下来用拇指在镜面擦擦摸摸的，桌下，他的脚偶然碰着了柳芳的脚，便触电一般地回撤，望一眼柳芳，侧着头不好意思。

你干吗像个小男生？比女人还扭捏。柳芳说。

傅伟杰不置可否，认真地吃，把面片放在掌心，一片一片地夹烤鸭，然后夹雪白的葱，抹上炸酱，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另一只手认真地卷着。

他小口小口地吃，每口都有品尝的意味，然后喝下去一些啤酒，极为陶醉。

这时，店里新进来了几位顾客，有些骚动，开始伟杰只顾吃东西，后来几次她发现伟杰总侧着头，有意无意地用手挡脸。柳芳问，你怎么啦？伟杰说，我碰到熟人了。

柳芳一回头，她发现邵新文和一个女人对桌而坐，一副关注那女人的样子，服务员斟茶，弄洒了，他急忙便递过去餐巾纸，问烫着没有，很尽心的那种。那女人也注意到这边并起身移过来。

艳英，你也来了。他像犯了错似的。

伟杰，你不是说去给人家照会儿相吗，怎么在这里？那女人说话时，邵新文也注意到了柳芳。

嘿嘿，有意思，你也来约会了。唔，还上了封面照，不错，这漂亮样应该傍一个大款，就他，太穷酸了点。

你说话别那么难听，你说我，那你在干什么？

我谈点买卖，我只作金钱交易。

你那点本事，还会把女主放在赌桌上。算我和他约会又怎么样？走，伟杰，我们换个地方。

没事，你以为我会吃醋？省省吧，别迷了路，早点回家。邵新文接着又招呼那女人说，这是我的老婆。

傅伟杰望着那个叫艳英的女人却不敢走了，他对柳芳示意，你先走吧。柳芳气得眼泪一涌，跑了。

只听艳英说，伟杰，去安慰安慰人家，多好的姑娘。然后和新文去了另一张桌子。

傅伟杰跟在柳芳后面，唯唯诺诺地解释，沈艳英是我的街坊，小时候便照顾我，如今是一个教育杂志社的社长助理，很会做教学辅导书，能挣钱，常帮助我。

柳芳回家了。等邵新文，她都困了。过了午夜，邵新文喝醉了，摇摇摆摆地进了家。她想给新文解释什么，可新文却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睡了。

第二天，出人意料的是，邵新文主动提出来要和柳芳登记，准备结

婚，可柳芳却一点心思都没有了。

你知道一个人多少

柳芳把傅伟杰的事告诉惠芷，把惠芷惊呆了，接着便哈哈大笑。天啦，傅伟杰是我小时候的邻居，读中学时搬到西三旗去了。他经常来找我，我这儿也算他的一个饭店。你啥时候相中他的？不过，他人倒不坏。

傅伟杰永远是都市的行走者。

他有时一天能给惠芷三四个电话，有时十天半月连一点音讯都没有，仿佛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。待他冷不丁地从地里钻出来，准是风尘仆仆，好几天没吃饭了。

早晨他还在丰台卢沟桥，中午居然在人民日报社和编辑、记者聚会，晚上可能在某大学，或地质矿产部，有人请他喝酒。伟杰的电话很有特点，你拿着听筒好一阵，他才“喂”一声。你问他正事儿，他却跟你说，忙呀，刚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演播，又去共青团参加募捐活动，动员志愿者去内蒙古参加治沙防沙活动，防止荒漠化。又说某月某日有他的照片登在哪家大报上，你一定要看看。

几个月过去，你已经把伟杰忘记了，他会在上海给你打一个电话，说组织全国少儿书画大赛。于是过些日子，他会背一个帆布包，灰头土脸地从西部回来，拍了许多西部开发的照片。他找惠芷要喝茶，要吃饭，狼吞虎咽地吃一大堆，缓过劲儿来便说，我准备在《北京教育报》做一个专版，呼吁重视青少年的健康状况，肥胖儿童和农村贫困的失学少年是现代社会的病症。

惠芷也劝过，伟杰，你不能总这么饥一顿饱一顿，靠吃胃药医不好那种饥一顿饱一顿的人，你会毁了自己。我看还是首先呼吁抢救艺术摄影家吧。

你这是什么话？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。他把惠芷买的两盒饭都吃掉了，满头大汗，脱帽挥挥，不好意思，把你那一份也吃掉了。那种燥热的汗臭味，锈污味在店里弥散，那种刺鼻味惠芷已经不觉得了，可她的店员却嚷嚷，有臭味。找了半天，原来臭味是从伟杰的帆布包发出来的，那里是脏了的内衣短裤，还有，伟杰把臭袜子脱在货架的一角，女服务生捏着